

通过设计求得生存——心理学导向下理查德·诺伊特拉建筑的“疗愈性”问题探究

Survival Through Design: Exploration on Richard Neutra's
“Therapeutic Architecture” under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宁文龙 | NING Wenlong 杨豪中 | YANG Haozhong

中图分类号: TU-02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6740(2024)06-0132-08 DOI: 10.12285/jzs.20231018001

摘要: 理查德·诺伊特拉在美国加州设计和建造的一系列住宅, 实则是他通过心理学原理干预建成环境, 促进人类健康与福祉的理论转化物。然而, 这一重要理念长期以来被其作品所展现的“国际式风格”特征所掩盖。在战后美国盛行的精神分析文化背景下, 诺伊特拉的住宅建筑甚至被赋予了某种精神层面的“疗愈性”。本文以诺伊特拉建筑中展现的“疗愈性”为切入点, 深入探讨该建筑师被忽视的人文关怀, 以试图扩充我们对早期现代主义建筑的历史认知。

关键词: 现代建筑、健康、人文主义、生理心理学、疗愈性

Abstract: Richard Neutra's series of residential designs and constructions in California are, in fact, manifestations of his theory of applying psychological principles to intervene in the built environment to promote human health and well-being. However, this important concept has long been overshadowed by the “International Style” features displayed in his works.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post-war America's psychoanalytic culture, Neutra's residential architecture was even endowed with a certain “therapeutic” function on mental level. This paper delves into the “therapeutic” aspects reflected in Neutra's architecture, exploring the often-overlooked humanistic concerns of this architect, and seeks to broaden our historical understanding of early modernist architecture.

Keywords: Modern architecture, Health, Humanism, Physiological psychology, Therapeutic

理查德·诺伊特拉 (Richard Joseph Neutra, 1892—1970) (图 1) 作为参与 1932 年 MoMA “国际式风格”建筑展的早期现代主义建筑师, 其与勒·柯布西耶 (Le Corbusier, 1887—1965)、格罗皮乌斯 (Walter Gropius, 1883—1969) 等欧洲先锋派建筑师所强调的“功能主义”和机器美学不同, 其早期建筑作品的命名方式以及自 20 世纪 30 年代起个人论著的标题, 均前瞻性地展现了“健康问题”作为其建筑创作的重要法则。^[1] 正如《生物现实主义: 一种建筑新兴的人文主义》(Realismo biológico. Un nuevo Renacimiento humanístico en arquitectura) 一书前言中所评价的,



图 1: 理查德·诺伊特拉

作者:

宁文龙,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学院硕士研究生;

杨豪中 (通讯作者)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学院教授。

录用日期: 2024-03-04

“他（理查德·诺伊特拉）的房屋乍看之下似乎设计得如此流畅和光滑，但仔细研究后，我们会发现，他们放弃了完美的技术解决方案或令人陶醉的形式故事，以获得更高的人类生活质量，放弃了天赋以换取宝贵的生命功能”。^[2]

本文将以理查德·诺伊特拉对人类生存与健康问题的思考为出发点，追问心理学如何以跨学科的方式介入其建筑理念的形成过程。通过具体作品实例，考察诺伊特拉建筑理念在实践中的转化与应用能力。最后，本文将对其独辟蹊径的“疗愈性”建筑进行客观评述，并探讨其与当代健康建筑理念发展的关联性。

一、起源：建筑中关于人类生存与健康的思考

建筑中对人类健康福祉的探讨很少被作为一条单独线索加以梳理，理论层面最早可追溯至《建筑十书》中的描述，维特鲁威曾建议通过检查当地动物肝脏来确定营建地点健康与否，以及将“医学”纳入建筑师的基本素养中。^[3]虽其后各时代理论层面亦存在关于健康问题的考量，但这些讨论均停留在对于建筑用户生理健康层面的关注，直到19世纪心理学作为独立学科的出现。

以跨学科的方式通过系统心理学原理介入建筑“健康问题”考量的，尤其是在20世纪20—30年代整体强调功能“理性”与技术主导的发展基调下，理查德·诺伊特拉可谓扮演了开创性角色。

诺伊特拉建筑理念的思考源于20世纪工业时代背景下，被越来越多的工业制品所包围而催生的忧患意识：城市发展所带来的交通拥挤、汽车尾气排放、噪声污染以及生物基因改变技术等破坏了自然的原始状态，可能会对原本栖息于自然中的人类产生精神上的刺激^①。

结合遗传与进化学说等相关学科依据，诺伊特拉进一步推测，不利环境所产生的这种“不自知”的精神刺激可能会随基因遗传下去^②，对人类种族未来的生存

造成威胁。^[4]除此之外，早年经历中医学方面的影响^③也培养了其与客户间的同理感受，促使诺伊特拉相比同时代其他建筑师，更加注重客户的身心健康需求。

基于此，诺伊特拉随其实践发展起“生物现实主义”（Bio-realism）理念，借用生理学与心理学的相关知识以平衡好设计产品与健康间的矛盾问题，并通过其1956年出版的《通过设计生存》（*Survival Through Design*）一书中对该理念做出概括性的诠释。

二、诺伊特拉建筑思想的心理学溯源

诺伊特拉在设计执业过程中吸纳的心理学原理主要源于两方面：一是威廉·冯特（Wilhelm Wundt, 1832—1920）（图2）的“生理心理学”（Physiological psychology）^④；二是基于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 1856—1939）（图3）的精神分析^⑤与移情学说。

1. 威廉·冯特“生理心理学”的影响

工业技术泛滥所酝酿的健康危机以环境形式直接作用于人的生理感官，通过设计过程中生理学知识的掌握和应用可以有效规避或减缓这些外部刺激。威廉·冯特的“生理心理学”在通过对物理环境的操控介入心理领域，进而实现“精神疗愈”的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媒介作用。

理查德·诺伊特拉在1962年出版的自传《生命与形式》（*Life and Shape*）中承认自己受到威廉·冯特研究的影响^⑥，从生理角度缓解精神紧张与压力的想法也贯穿其建筑理念的表述中，例如他曾指出“生活在文明的高级环境中……令人眼花缭乱的交通和不和谐的霓虹灯会使人们成为神经紧张的患者……已有900万美国人患有精神疾病……对新的刺激因素和生理需求进行系统的研究已迫在眉睫”，“在设计我们的物理环境时……任何损害人类自

然设备并对其施加过度压力的设计都应该被消除，或者被修改来与我们的神经保持一致，更普遍地说，与我们的全部生理功能的要求保持一致。”^[4]这些表述明显体现出其将精神症的促成因素与人体生理机制联系起来理解。

对诺伊特拉而言，“生理心理学”研究一方面巩固了他对外界环境条件会作用于精神层面的认知，另一方面有效地将心理活动与分布于人类身体表面的“百万感受接收器”连接起来。诺伊特拉趁此假设，是否可以通过营造令感官舒适的建成环境，通过物理层面的合理设计以实现建筑用户的心理健康？

2.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与移情现象的影响

1909年，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在马萨诸塞州伍斯特的克拉克大学（Clark University）作了一次著名的演讲，从此精神分析法被引入美国。精神分析法因其帮助患者应对恐惧并适应战后世界新现实的特性而在美国大众文化中广受欢迎。愈演愈烈的精神分析甚至发展到“伪科学”与“江湖行骗”的地步，人们企图将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纳入精神分析的解释范围。^⑦

毋庸置疑，渗透社会各领域的精神分析法与伴随分析过程中滋生的“移情”现象也蔓延至建筑领域。当时人们普遍意识到，“一个人住的住宅不仅反映了我们的个性，而且对其主人的情感健康也有深远的影响。作为一个人开始和结束一天的地方，家有很大的潜力帮助或遏制情绪，促进便利或阻碍，增减压力。”^[5]

基于精神分析文化的背景铺垫以及其早年与弗洛伊德的接触，在进行委托设计前，诺伊特拉同样会以谈话的形式对客户展开分析（图4）：诺伊特拉会分发问卷让客户填写，以描述客户的“需求和生活习惯”，同时在会面过程中，他不断地进行采访和分析客户，甚至会关注房子里的气味是如何影响客户的^[6]。“这些日记为客户和诺伊特拉提供了一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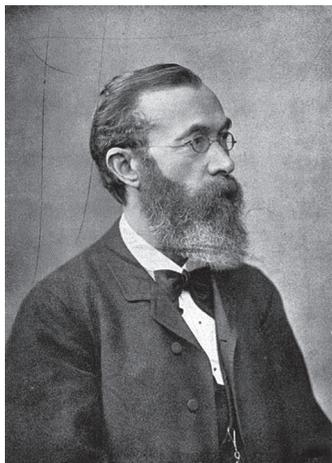


图 2: 威廉·冯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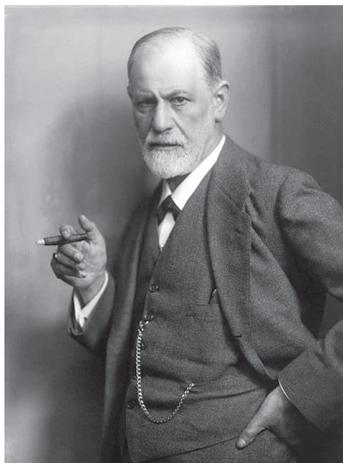


图 3: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图 4: 诺伊特拉在对客户进行“弗洛伊德式”访问

机会, 让他们真正了解自己的日常生活, 有意识和无意识的欲望……诺伊特拉理解环境是如何对他们的生活产生心理影响的, 所以他制定了生理上可以实现疗愈的设计方案。”^[6]

此外, 美国独栋住宅受精神分析的影响下开始转变为一种移情对象, 诺伊特拉建筑墙壁、窗户和门的组合与灵活移动不再仅是一个容纳和调节家庭关系的空间, 还使得建筑使用者可以改善室内微气候, 根据自我的意愿与舒适感知在空间中寻找幸福的实现。而心理满足感的产生使得住宅本身变成一个产生快乐的环境, 这种性能超越了简单的“功能主义”, 而达到了诗意的高度。例如, 当宽敞的滑动门在整整一年等待后向花园敞开, 让第一缕春天的芳香之风吹进来时, 产生了令人动容的效果。”^[2]

三、建筑实现精神“疗愈”之方法

建筑实现精神“疗愈”的关键在于借助“生理心理学”从生理环境控制的角度, 发挥对心理疾病的预防作用。其次, 是利用“自然”本身具有的疗愈能力, 营造出有助于身心健康的建成环境。最后, 国外研究学者认为诺伊特拉的建筑中所具有的治愈性可能与“力比多”(Libido)相关, 这里将一并指出, 该观点为探索其建筑“疗愈性”的来源提供了更广泛的参考依据。

1. “预防”作为最有效的治疗方法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为解决战后士兵出现的战后创伤应激障碍(PTSD), 诺伊特拉的哥哥威廉·诺伊特拉(Wilhelm Neutra)联合弗里茨·考夫曼(Fritz Kaufmann)发明了一种电击疗法, 这种精神治疗方法不仅缺乏人道主义, 而且带有一定的致死率^⑤。贝瑟妮·克里斯蒂安·莫尔斯(Bethany Christian Morse)在《理查德·诺伊特拉, 生物现实主义者》(Richard Neutra, Biorealist)一文中就认为, “观察到神经紊乱的流行和威廉令人恐慌的治疗方法, 诺伊特拉意识到必须有一个更好、更温和的解决方案……更重要的是对于这类问题的预防。”^[6]

对比同时代残酷的精神症治疗法, 诺伊特拉意识到“预防是最好的医学, 城市规划 and 建筑设计可能是最有前途的预防医学组合, 可以成为创造健康内部化学反应的强大影响因素。它以每天 24 小时、每年 365 天、至少 30 年的摊销期提供完整的环境剂量!”^[7]

至此, 挽救“种族命运”的设计师与救死扶伤的医生之间建立起了职业道德与使命的紧密联系。建筑师能够“凭借对人的个性和生理过程的理解, 以及与客户之间的共情关系和对其深层需求的洞察力”, 做出“更为准确的建筑预测”。通过根据人体生理特性规避不利设计要素, 建筑师可以有效地实现疾病的



图 5: 风格派绘画《时空的构建》, 范·杜斯伯格, 1924 年

预防, 有效避免“将客户送到治疗师或者医生那里”^[2]。

2. 依靠自然固有的“治愈”能力

在电力时代和白炽灯泡普及之前, 对日光和新鲜空气的需求深刻影响了建筑环境的构建, 室外自然元素被视为评判建成环境健康与否的重要指标。然而, 在现代建筑运动早期, 自然元素在塑造健康环境方面的作用似乎被弱化和忽视了, 对室外环境的呼应让步于建筑空间的探索、技术的表达、工业化的大规模生产等。

虽然密斯·凡·得罗(Mies Van der Rohe, 1886—1969)与理查德·诺伊特拉均受到“风格派”(De Stijl, 图 5)设计语言的影响^[8], 但通过两者的实践对比,

可以窥视两者对于自然的不同态度。密斯从早期乡村砖宅 (Country Brick House, 1923) 的完全开放形式, 到巴塞罗那德国馆 (Barcelona Pavilion, 1929) 和图根哈特住宅 (Villa Tugendhat, 1930) 的半围合体量与“建筑化”庭院的组合, 再到克朗楼 (Crown Hall, 1956) 和柏林新美术馆 (Neue Nationalgalerie, 1969) 的完全围合, “景观要素”在密斯的建筑中逐渐被隔开、抽离并被移至远方时, 建筑本身成为了欣赏远景的观景台^⑤ (图6—图8)。而诺伊特拉相反, 他以“赖特式”的开放性平面和“风格派”独立要素式的构件延伸至场地内部, 来显示其拥抱自然、亲近自然的态度, 因为他坚信自然本身具有“治愈能力” (图9—图11):

“我们的生活空间不应该与有机的绿色世界分离太多或太久!”^⑨ 由于人类起源于自然并且与自然接近, 且人的生理机能是随自然环境调整的, 所以诺伊特拉认为与自然的持续联系是建筑环境能够在“最微小的细节中保持生命”的唯一途径。因此“生物现实主义”设计出来的家, 被自然包围, 与自然有很强的联系, 将有助于客户身体和心灵的健康。^⑥

3. 建筑作为“奥贡能量储蓄器”的类比物?

20世纪50年代后期, 理查德·诺伊特拉建筑中所呈现的“盒子”形式、低矮的水平天花板、可以随时移动的透明玻璃“就像被某种看不见的移动能量源一样”, 加之水池、玻璃和镜子等反射材料的引入, 与通过物理环境实现精神疗愈的“奥贡能量储蓄器” (Orgone accumulator) (图12) 存在着异曲同工之处。国外学者西尔维娅·拉文 (Sylvia Lavin) 便认为“当诺伊特拉鼓励人们期望他的建筑能够提供良好的性生活, 确保孕育出心理健康的孩子, 预防身体不适和疾病, 以及在生态上改善环境时, 他将美国的住宅变成了一个等同于奥贡盒的存在。”^⑩

奥贡能量储蓄器的发明源于威廉·赖希 (Wilhelm Reich, 1897—1957) 在1940年左右对于“奥贡能量”^⑩ 的研究, 其“主要是由有机材料制成的, 有机材料既拥有奥贡能量, 也能吸收大气中的奥贡能量, 其次是金属, 它能偏转和引导能量。这些盒子由棉花、玻璃、木材、岩石、聚乙烯、钢丝绒和镀锌金属板制成, 它们可以

收集并增强奥贡能量, 将其传递给盒子里的人”^⑩。在精神分析盛行的社会背景下, 基于“力比多”而衍生的奥贡能量被宣称可以延缓癌变肿瘤, 治疗从贫血到阴道细菌等各种疾病, 甚至是提高性能力。^⑪

虽然威廉·赖希的研究被当代科学界视为“伪科学”概念, 且西尔维娅·拉文关于诺伊特拉建筑与奥贡能量储蓄器的类比存在着争议, 但是排除虚构的奥贡能量, 理查德·诺伊特拉通过在设计前期如同弗洛伊德一般对客户进行“自我分析”是确凿的事实^⑩。他通过掌握客户的生活习性, 旨在运用现代建筑的语言构思防治和抵消精神症产生的建筑方案, 使其客户“获得了通过美学愉悦疗法传递的幸福承诺。”^⑩



图12: 奥贡能量储蓄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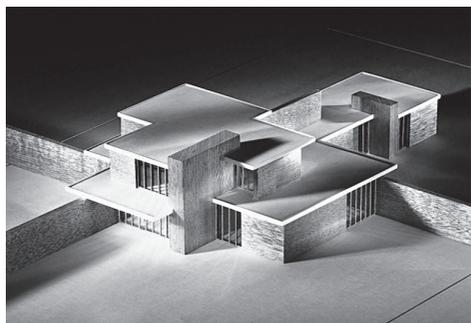


图6: 乡村砖宅, 1923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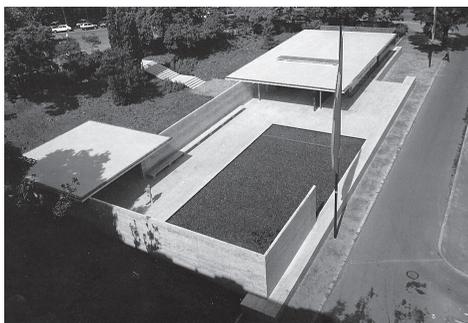


图7: 巴塞罗那德国馆, 1929年



图8: 克朗楼, 1956年



图9: VDLI号研究住宅, 1932年



图10: 考夫曼沙漠别墅, 1946年



图11: Ebelin Bucerius House, 1962—1966年

四、建筑中实现“疗愈”目的的具体操作

理查德·诺伊特拉在其职业生涯中通过大量的独立式住宅来试验建筑所能达到的“疗愈性”，本文将其中所采取的具体“疗愈性”措施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

1. 符合人体生理学尺度的设计

理查德·诺伊特拉认为人类这种依赖神经系统控制的高级有机体的显著特征之一是会感觉到“疲劳”，而“建筑师的任务是适当地调整这些过程”^[1]。疲倦的产生与生理学上不利的姿势息息相关，“通常姿势不仅是家具设计的结果，还涉及家具摆放、各个部分之间的关系，以及房间形状、窗户位置等等”^[3]。因此理查德·诺伊特拉建议我们用一种“生理学上的空间概念”来摆放各种物体。

表面上，这似乎与柯布西耶“模度理论”（Modulor）所强调的通过人体生理尺度来控制建筑构图比例的想法类似，但诺伊特拉的目的是出于对“健康”的态度而非“继承维特鲁威以降西方古典时代的模数制”^[12]，并且诺伊特拉将人体生理尺度扩充到更广阔的所指范围，超越了“四肢”，甚至到达了肺部等生理器官。

例如诺伊特拉指出，“以卧室为例，首要目标可能是获得通过合理设置的窗户开口得以补充并自由流通的呼吸空气。此外我们希望一些物品能够立即伸手可

及……我们的呼吸肺部、行走的双腿和伸出的手臂是生理上的尺度，并提供了空间的模块。”^[4]所以诺伊特拉会在卧室床头设计置入式的冰箱（图13）便捷生活；在起居室设置合适的窗台高度，避免使用者坐下欣赏窗外景色时费力的伸长脖子（图14）；诺伊特拉甚至会根据客户的饮食习惯与烹饪方式来进行厨房设计^②，如设置与操作台相同高度的垃圾桶，避免了在食材处理过程中弯腰起身所带来的肌肉劳损，操作台界面的垃圾桶直接联通室外方便了垃圾的后期处理等。

2. “治疗性”建筑功能的置入

理查德·诺伊特拉的建筑还会在内部置入具有实际治疗功能的辅助设施。这点可以追溯至诺伊特拉在1927年为其客户菲利普·洛弗尔^③（Philip Lovell）设计健康之家（Lovell Health House）时（图15），两人对于无药物的“自然疗法”（Naturopathic）和健康生活方式的倡导不谋而合^[6]。为满足业主的要求，诺伊特拉在建筑中开始置入一些能够实现“自然疗法”的功能区域，比如户外睡眠区域、日光浴、允许紫外线照射的玻璃、泳池以及进行保健操的场所等^[13]，受到启发诺伊特拉将类似的处理手法用到VDL研究住宅等后续建筑中。^[14]

此外，镜子也是诺伊特拉建筑中经常出现的元素，它不仅被用来扩大有限的室内空间，并创造了实现“自然疗法”的契机。这可能源于其在为用户格蕾丝·米勒（Grace Miller）设计住宅时了解到的纠

正改善女性姿势和肌肉结构的“门森迪克功能运动系统”（Mensendieck System of Functional Exercise），“这种技术涉及对身体在空间中移动进行自我分析，以恢复健康的姿势和活力，通常在镜子前裸体进行练习。”^[15]

3. 室内外的去差异化

“如果我们还不能通过技术手段制造出生物学上完美的室内，我们的决定一定是反对让室内完全依赖复杂的技术……以便外界自然的有益于神经健康的因素被自由接纳，并尽可能地保持活跃。”^[4]

基于威廉·冯特发现“在广泛的刺激下，运动眼球肌肉的反射与头部运动相应肌肉的收缩是相连”的研究结果，以及弗朗西斯·希德·阿德勒（Francis Heed Adler）《基础眼科学》（*Oftalmologia elementa*）中提出“当外周视觉发送警报信号时，控制眼睛移动的肌肉与颈部神经中枢相连，通过迅速的肌肉动作来使头部转动”^[2]，诺伊特拉推测“视觉会激活一个人运动的冲动……并通过这种运动来了解他们所处的居住空间和环境”^[16]，于是诺伊特拉试图在视野范围内创造出能引发“视觉警报”的自然远景，促使建筑用户头部的扭转进而带动身体，移步于户外活动空间以享受自然所固有的精神疗愈效果。

这些具有视觉触发性的设计尤其体现在建筑转角处理上。理查德·诺伊特拉建筑特征之一便是利用“格式塔完形心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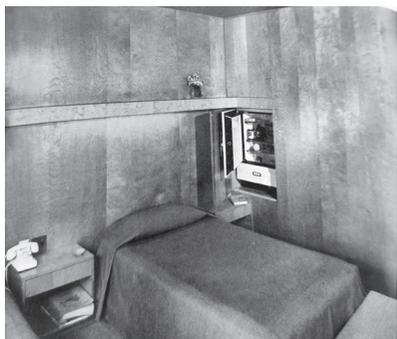


图13：室内细节：卧室里触手可及的冰箱设计



图14：VDL住宅，1932年，坐在沙发或座椅上可以毫不费力眺望远处的水库



图15：洛弗尔健康之家，1927—1929年，悬挑部分实际为悬挂于屋顶结构的开放式睡眠门廊

(Gestalt psychology) 在建筑转角处使用没有竖撑划分的玻璃, 并且从建筑内部延伸到外部场地的横梁落地形成“蜘蛛腿”, 与水平天花板成十字交叉状处理, 意在产生一种模糊室内外空间界限上的“错觉”^[16] (图 16、图 17)。

此外, 一些别出心裁的细节设计也突显出诺伊特拉想要追求的建筑内外关系。其建筑中常见的操作手法如将室内的沙发等家具、室内铺地、象征住宅精神核心的壁炉, 甚至室内供暖设施等延伸或移至室外, 象征户外自然也属于居家的一部分; 或反之把户外自然的元素纳入室内: 庭院的反射池与花坛跨越玻璃幕墙径直“流入”室内来进一步模糊内外空间界限 (图 18), 或配合标志性“蜘蛛腿”柱的使用, 在视觉上延伸有限的室内空间并指向远方 (图 19、图 20)。

4. 创造动态变换的室内外效果

理查德·诺伊特拉认为“与这些自然场景的色彩动态对比, 我们的室内是无可救药的静态”, “缺乏变化足以解释我们由此产生的颜色疲劳, 这种疲劳在自然环境中几乎不会发生。”^[3] 因此, 诺伊特拉在建筑设计中运用的大量玻璃窗与可移动幕墙被赋予多层面的解读, “他的意图是让自然光进入室内, 改变所有室内表面的亮度和颜色, 从而使他的空间具有动态感。此外, 他期望大型开口能够引入使用动态照

明的室外景观。”^[17] (图 20、图 21)

此外, 住宅中配置的泳池或经常设置于入口处的浅反射池, 在特定时间的光线照射下, 会将水池涟漪映射到水平的天花板上, 产生动态的变换效果 (图 22)。涂以银漆的木柱反射着天空变化的颜色, 玻璃与镜子的配合使用不但延展了有限的室内空间, 将更多的自然景色引入建筑内部^[18], 并且可以在视觉效果上实现多重空间的叠置 (图 23)。

五、结语

近年来, 与理查德·诺伊特拉建筑的“疗愈性”特征相比, “亲生物 (Biophilia) 设计理念”在当代健康建筑研究中受到了更大的关注。实际上, 两者在将自然环境纳入建筑会产生积极影响的认识上, 具有相同的思想渊源——都可追溯到进化学说和弗洛伊德的心理理论。尽管难以确

定二者之间是否存在直接的继承关系, 但可以肯定地是, 经过拉斐尔·索里亚诺 (Raphael Soriano, 1904—1988)、格雷戈里·艾因 (Gregory Ain, 1908—1988) 等后世建筑师在洛杉矶现代艺术圈内的宣传活动, 诺伊特拉建筑的影响范围得到了极大地提升, 使其建筑作为“形式原型”对美国当代住宅产生了深远影响, 自然也为大众接受其建筑暗藏的自然主义态度创造了条件。时至今日, “亲生物主义”以及“健康建筑”发展理念能够得到普遍接受, 这一现象也不足为奇了。

本文的研究, 揭示了诺伊特拉看似“国际式风格”的建筑, 实则超越了单纯技术和美学的表达, 每一微小的细节都凝练着建筑师对于建筑用户健康问题的“斟酌”, 超越了历史风格的束缚^[5]。但不可避免, 其发展也伴随着一定的局限性, 例如基于心理学发展起来的建筑理念难以通过实验数据加以验证, 这涉及到潜在的、非



图 16: Chuey House 玻璃转角处理, 1956 年



图 17: Chuey House 室内效果, 1956 年



图 18: Nesbitt House 跨越室内外的水池, 1941 年



图 19: Constance Perkins House 室内效果, 1955 年



图 20: Constance Perkins House 室外效果, 1955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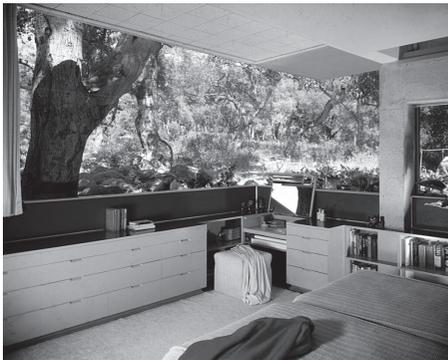


图 21: Tremaine House, 1947—1948 年, 卧室里大面积水平开口的梳妆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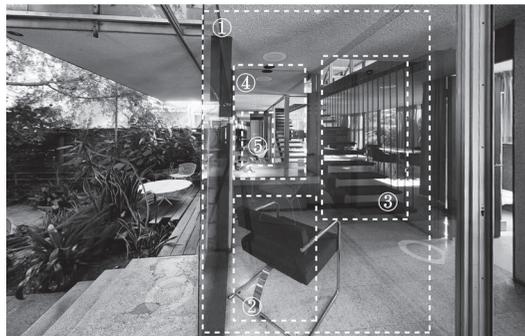
图 22: Auerbacher House, 1953 年, 卧室转角



图 23: 洛弗尔健康之家, 1929 年, 天花板上的涟漪



a) 玻璃幕后的真实空间



b) 透过玻璃幕看到的多重叠置空间

图 24: VDL 研究 2 号住宅, 1965—1966 年

- ① 玻璃幕墙
- ② 玻璃幕后的真实座椅
- ③ 反射在玻璃上的楼梯(实际位于对面)
- ④ 玻璃后的镜子
- ⑤ 镜中镜: 镜子照射出安置在对面镜子

意识层面的心理过程, 亦使部分学者对其建筑达到“疗愈”目的科学性提出质疑。

无论如何, 我们要用历史的眼光辩证看待, 其建筑为实现健康所采纳的独特视角与跨学科的研究方法, 依旧可以为未来建筑的发展提供新的思考角度。最后, 本论文对于诺伊特拉建筑的再研究, 有助于我们打破对 20 世纪早期现代主义建筑的刻板印象, 如今, 我们可以而且必须用新的眼光和更加客观的态度来看待早期现代主义建筑。

注释

① 《通过设计生存》一书前言中谈到“全球范围内的人类, 越来越多地被人为供应, 因此经常成为受害者, 现在似乎听任一种猖獗的、过度宣传的工业技术的摆布, 这种技术正淹没我们的生理承受能力”。第 10 章谈到“借助阿尔法粒子和伽马射线, 我们甚至可以影响物种的最内层染色体基因, 引发前所未有的突变。原子弹的出现普及了这种大规模的危险, 但还有许多不太显眼的危险存在。比如, 比德尔博士用看似

无害的紫外线(使基因)产生了突变, 而某些化学物质也具有类似的效应, 尽管我们可能暂时没有意识到它们的存在。”

② 《通过设计生存》一书第 10 章谈到现代生物学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后天获得的特征或造成的损害对后代不会产生影响的理论, 诺伊特拉引用了印第安纳大学的索内伯恩博士的研究成果, “新发现的原生动物细胞质基因可以传递给下一代获得的特性, 例如更高的耐温能力……通过设计可以对一个物种的未来产生深远的影响。”

③ 理查德·诺伊特拉在自传中回忆说祖父老威廉·诺伊特拉是一名医生, 以及诺伊特拉的哥哥小威廉·诺伊特拉从事精神病方面的研究。他曾亲眼见证维也纳内科医生施洛特·冯·克里斯泰利运用“面相诊断”挽救了奄奄一息的患者, 临床医学的智慧给诺伊特拉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

④ “生理心理学”作为心理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实际探讨的是心理活动的生理基础和脑的机制, 它试图以脑内的生理事件来解释心理现象。威廉·冯特曾在《生理心理学纲要》(Principles of Physiological Psychology) 中指出生理学和心理学是相互辅助的学科, 两者都离不开彼此的帮助, 借助现代生理学为分析意识过程提供的手段, 可以将心理过程的研究进行实验性修改, 成为“实验心理学”。

⑤ 精神分析法实际上是由弗洛伊德创立的一种通过患者和精神分析学家之间的对话来治疗精神病理学的临床方法。精神分析过程一般是分析者躺在躺椅上, 分析家在他的斜后方, 在适当的时刻给予干预。

⑥ 理查德·诺伊特拉在自传中回忆“在大学图书馆里,

我接触到了实验生理心理学的第一个基础研究, 因为威廉·冯特的书名吸引了我。它甚至比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和他现在众所周知的早期门徒们的作品更让我感兴趣”。

⑦ 例如在丹尼尔·P·卡米恩斯基 (Daniel P. Kamienski) 的《精神分析学家、大众传媒与 1950 年代社会政治规范的建构》(Psychoanalysts, Mass Media,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Norms in the 1950's) 一文中, 便提到 20 世纪 50 年代, 精神分析广泛出现在流行媒体的页面上, 媒体对精神分析的解释涵盖了一系列主题, 包括 35 岁前如何应对头发稀疏问题, 以及玛丽莲·梦露的性感魅力背后的神秘之处等等。

⑧ 贝瑟妮·克里斯蒂安·莫尔斯在《理查德·诺伊特拉, 生物现实主义者》一文中引用了霍尔格·斯坦伯格 (Holger Steinberg) 《电疗法的纠纷: 1891 年的“法兰克福会议”》(Electrotherapeutic disputes: the 'Frankfurt Council' of 1891) 中的描述: “从战争中归来的士兵是歇斯底里的, 他们有意地接受痛苦和折磨。通过电的方式, 把这种治疗当作肉体上的治疗”, 斯坦伯格补充说, 这种“惊吓法”(Überrumpelungs methode) 经常导致士兵死亡。

⑨ 密斯在接受诺伯格·舒尔茨 (Christian Norberg Schulz) 采访时承认了这一意图: “自然也应该有自己的生命, 我们不应该用房屋和室内的颜色来破坏它。但我们应该努力把自然、房屋和人类结合在一起, 形成一个更高的统一。当你透过法恩斯沃斯住宅的玻璃墙看到大自然时, 它比外面有更深的含义。自然被更多的获取了, 因为它成为更大整体的一部分。”

⑩ 对于奥贡能量 (Orgone) 的研究来自于 20 世纪精神分析学家威廉·赖希。作为弗洛伊德早期的门徒之一,他继续弗洛伊德的研究以寻找性功能障碍的生物学基础。“力比多 (Libido) 所产生的欲望,例如性欲,通常与社会规范或行为预期不符,必须通过弗洛伊德所谓‘自我防御’来控制,而过度使用自我防御会导致神经症。因此对于弗洛伊德来说,由神经症引起的性功能障碍……阻止了性欲表达。赖希则反其道而行之,他认为正是对这些欲望表达的不足导致了神经症……赖希宣称治疗神经症的方法是通过充分表达自己的性欲、拥有满足的性生活。”

⑪ 在《生命与人类栖息地》一书中,诺伊特拉谈到“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一直在鼓励我的家庭建造客户详细地告诉我关于他们的日常生活,从早上刷牙开始,一直到晚上最后一次刷牙……然后我要求他们进一步描述整个星期……包括周末的游戏和休息,以及所有的社交和款待。丈夫和妻子……各自独立完成……小心避免任何串通一致以误导他们的建筑师。”“下一步是将这份当前的实际报告和从中得出的结论投射到未来的五年、十年、二十年,并将其应用于一系列可以预见和预期的事件中。”

⑫ 诺伊特拉在自传中回忆自己曾跟随洛弗尔家威严的厨子兼管家韦斯特曼太太学习,观察她们的烹饪流程,“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要排出室内的烟雾,净化水——用一种最不寻常的、当时还处于实验阶段的装置——把原糖、蔬菜、盐和一切触手可及的东西放在一起。”

⑬ 托马斯·S·海恩斯 (Thomas S. Hines) 的《理查德·诺伊特拉与其对现代建筑的探索》(Richard Neutra and the Search for Modern Architecture) 一书中曾写道:“菲利普·洛弗尔 (Philip Lovell) 是纽约本地人,一位执业的自然疗法医生 (naturopath), 一位反药物医生,他提倡‘自然’治疗方法和预防性保健,强调运动、按摩、热疗和水疗、露天睡眠、定期裸日光浴。最重要的是,依赖天然新鲜食物素食主义者饮食习惯。他对自己的健康和阳刚之气非常自豪,提倡自由不羁的性表达,他在《洛杉矶时报》(Los Angeles Times) 上写了一篇广受关注的专栏文章,名为《身体护理》(Care of the Body)。”诺伊特拉曾说自己与洛弗尔拥有相同的观点,只是不像他那么激进罢了。

⑭ 在《通过设计生存》一书第 20 章中,诺伊特拉提到设计师可能会采用一些欺骗性的、虚幻的方法,这不仅仅体现在舞台布景中。需要强调的是,这种手法值得被严肃研究,例如他写到“设计师常常在无意识的情况下运用基本的错觉和引导性手法……直线是如此强烈的方向性,它似乎具有活力。一条线或一根细杆延伸到与其方向相交的平面上,并不真正在那里‘消失’,却给人一种穿透平面的印象。旁观者会觉得这条线好像真的穿透了那个表面,穿过它进入了外面的某个猜想空间。通过技巧,这可以被用来抵消端带

给我们的空间限制的感觉。”

⑮ 在《生命与形式》一书中第 32 章,诺伊特拉在建造 VDL 研究住宅时曾反思道:“我的主要目标之一是证明人类是稳定的,新的建筑不是过时的时尚,如果不改变,它在一代人之后仍然可以很好地适应人类的反应。在用爱和临床知识观察我们的感官的同时,设计一个持久的设计是可能的,我们的感官已经形成了数百万年——我们的眼睛寻找光线,耳朵寻找声音,指尖寻找触摸,我们的颤抖或出汗的倾向,以及许多其他的有机关注,通常在意识的深处。他们永恒的需求将取代转瞬即逝的时尚。”

参考文献

- [1] 吕瑞杰.人工与自然的异位——另一个理查德·诺伊特拉[J]. 建筑学报, 2022, (04): 113-119.
- [2] Richard Neutra. Realismo biológico. Un nuevo Renacimiento humanístico en arquitectura [M]. Buenos Aires: Editorial Nueva Visión, 1958: 11.
- [3] 维特鲁威著,陈平中译.建筑十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 [4] Richard Neutra. Survival Through Design[M]. Oxford: Editorial Nueva Visión, 1954.
- [5] Chandra C. Gray, The Post World War II Era American Dream Home and Its Influence on the Homes of Today[D]. Lubbock: Texas Tech University, 2020.
- [6] Bethany Christian Morse. Richard Neutra, Biorealist[D]. Austin: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May 2013: 10.
- [7] Richard Neutra, Life and shape: The Autobiography of Richard Neutra[M], Los Angeles: Atara Press, 2019.
- [8] 王为. 理查德·诺伊特拉设计风格转变研究——现代建筑的形式基础[J]. 建筑师, 2012 (06): 58-67.
- [9] Richard Neutra. Building With Nature[M]. Universe Books. 1971: 25.
- [10] Sylvia Lavin. Open the Box: Richard Neutra and the Psychology of the Domestic Environment[J].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1999.
- [11] Richard J. Williams. Sex and Buildings: Modern Architecture and the Sexual Revolution[M]. London: Reaktion Books. 2014: 56.
- [12] 王晖. 勒·柯布西耶的模式理论研究[J]. 建筑师, 2003, (01): 87-92.
- [13] Thomas S. Hines. Richard Neutra and the Search for Modern Architecture[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75-77.
- [14] 王为. 寻迹“居家性”: 现代美国住宅中的身份之谜 1920年代-1970年代[J]. 建筑师, 2022, (05): 48-56.
- [15] Barbara Lamprecht, Richard Neutra[M], Angeles:

Taschen America Lic, 2016.

- [16] Michael J. Ostwald, Michael J. Dawes. The Mathematics of the Modernist Villa: Architectural Analysis Using Space Syntax and Isovists[M]. Cham: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AG. 2018: 183.
- [17] Matthias Brunner. “Carefully Tempered not to Interfere with the Starry Desert Sky” The Illumination of Richard Neutra’s Kaufmann Desert House[J]. Milano: Mendrisio Academy Press, 2014.
- [18] Raymond Richard Neutra. Cheap and Thin: Neutra and Frank Lloyd Wright[M]. California: Neutra Institute Press, 2022.

图片来源

- 图 1: https://www.wikiwand.com/de/Richard_Neutra
- 图 2: https://en.wikipedia.org/wiki/Wilhelm_Wundt
- 图 3: https://en.wikipedia.org/wiki/Sigmund_Freud
- 图 4: Sylvia Lavin 《Open the Box: Richard Neutra and the Psychology of the Domestic Environment》
- 图 5: Thomas S. Hines 《Richard Neutra and the Search for Modern Architecture》
- 图 6: <https://www.pinterest.com/pin/171981279500075618/>
- 图 7: <http://architecture-history.org/architects/architects/MIES%20VAN%20DER%20ROHE/objects/1929,%20The%20Barcelona%20Pavilion,%20Barcelona,%20Spain.html>
- 图 8: <https://www.loc.gov/pictures/item/2017650196/>
- 图 9: Julius Shulman photography archive, 1936-1997
- 图 10: Richard and Dion Neutra Papers (Collection 1179). UCLA Library Special Collections
- 图 11: Julius Shulman photography archive, 1936-1997
- 图 12: https://en.wikipedia.org/wiki/Wilhelm_Reich
- 图 13: Richard Neutra 《Life and Human Habitat》
- 图 14: Arthur Drexler 《The architecture of Richard Neutra from international style to California modern》
- 图 15: Julius Shulman photography archive, 1936-1997
- 图 16: Julius Shulman photography archive, 1936-1997
- 图 17: Julius Shulman photography archive, 1936-1997
- 图 18: Esther McCoy, 《Richard Neutra》
- 图 19: Julius Shulman photography archive, 1936-1997
- 图 20: Julius Shulman photography archive, 1936-1997
- 图 21: Julius Shulman photography archive, 1936-1997
- 图 22: Julius Shulman photography archive, 1936-1997
- 图 23: Julius Shulman photography archive, 1936-1997
- 图 24: 作者自绘